大話怕計數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今回「向錢看」，淺談《給十九歲的我》這部紀錄片的風波。涉及法律、道德、誠信和隱私等爭議則置之不論。

不少朋友認定筆者是「書生」，理應「嫌錢腥」而對經營之道一竅不通。實情鄙人主修「工業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當譯作「產業工程」），是正宗的「工商管理」。初級、次級、三級產業的營運都要涉獵；製造業、服務業，甚至連開礦也學過。當年僅有《財務和成本會計》這門課考過優等。按「產業工程」的視角看拍電影，少不免考量4個M，即人力（Manpower）、資金（Money）、物料（Material）和器材（Machine），處處都是錢！電影「Roll機」前就要有粗略的製作預算。「Roll」是轉動，指啟動攝影機開拍。

事緣某女校校長邀請校友張導演負責攝製紀錄片。經過10年辛苦，「紀錄片」公映後引發各方罵戰。第一個吸引「潘書生」眼球的細節，是：「拍攝長達10年，素材足足30萬小時，最終花了3年時間，修輯成136分鐘的電影……」張導強調自己和拍攝團隊「一蚊都無收」。「一蚊」者，一元錢也。

俗語有謂「大話怕計數」，10年3,652天不放假，也要每天有82小時產品才湊足30萬小時！製作名單上有4名攝影師，要每天4機齊「Roll」20小時。以很低的時薪50「蚊」算，已是1,500萬元的工資！每小時的底片，隨時要數倍工時才做完所有後期製作。豈不是要花上近百萬工時？

再要問：「學校圖個什麼？張導又圖個什麼？」校方的「初心」離不開提高學生和校友的歸屬感、學校知名度，再加籌款。「紀錄片」的首要任務是推高學校的「商譽」（Goodwill），吸引更多品學兼優的學生報讀，和更多人捐助辦學資源……今回還見識了「劇情紀錄片」。過去只知「紀錄片」（Documentary film）與「劇情片」（Drama film）不大兼容。原為學校「擦亮招牌」的功利型項目，怎麼會變成導演掌控的「嫌錢腥」藝術型項目？「紀錄片」還跑去競逐什麼最佳導演獎、最佳影片獎？這中間是否出了嚴重誤會，為宣傳推廣用攝製的「紀錄片」徹底變了質？

不收錢的團隊還有一監製、一聯合導演郭先生（兼任剪接），另一剪接和一配樂。工時已「唔收錢」；遠赴中國內地、日本和美國外景的旅費和食宿呢？攝影器材不用折舊嗎？好在近年攝影數碼化，已省下不少「菲林」（Film）費。攝製總開支數百萬、甚至過千萬，金主是誰？何不乾脆撥一部分捐給學校？不是更省事嗎？

「紀錄片」的「擁有權」（Ownership）應屬校方，但是校方卻不獲准「退選」。諒來郭導不是該校校友，要問：「他又圖個什麼？」現在成了「利害相關者」（Stakeholder），有權拒絕「退選」。於是此片在爭議聲中又得了獎。校方坦然接受了太多免費服務，《給十九歲的我》的部分「擁有權」是否已歸張郭二導所有？將來爭奪「公映權」必有連綿劇鬥！

這噩夢何時方休？

記憶的敵人

人生憑闌處 童心

酒過三巡，私房話怎麼說也說不盡，記憶是一條河，在共同的時光裏恣意流淌，攪動起青春的漣漪和氣息，溢滿了餐廳的包房。桌上的菜剩了大半，地上的啤酒瓶東倒西歪——我們幾個中學同學個個滿面紅光，進入了超級放鬆的狀態。難得相聚，大學畢業時，大家都曾信誓旦旦，揚言每年都要小聚，到了畢業5周年、10周年這樣的「大年」，一定要齊齊整整地聚。那時候真是敢想，如今看來就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大言不慚。

畢業前的告別宴，阿陞也像今天這樣，喝了很多德國黑啤，舌頭硬着但聲線在酒精作用下更顯真誠：「只要還在地球上，就要齊齊整整地聚！聚！」15年後的現在，大家當然都還在地球上，卻不可能齊齊整整，時間改了幾次，也才勉強來了一半，已經很不容易。阿陞顯然想到了那年的豪言壯語，帶着醉意自我解嘲：「那年，我本來要喊3個『聚』字的，結果舌頭實在是不聽使喚！」眾人哄笑：「是舌頭不聽使喚，還是底氣不足？」

阿陞怎麼會底氣不足，他是一班同學裏底氣最足的。他考入港大醫學院，畢業後先是在瑪麗醫院做外科醫生，熬足了6年，然後在中環某行的私家醫生聚集地自己開了診所，日進斗金。他一落座就抱怨「整日做手術，累到手抽筋」，我半開玩笑地戳他：「你是數錢數到手抽筋！」時光如水，我們都已不再年少。那一張張青春的面孔，都開始有了歲月的印痕，雖然還不那麼明顯，不至於青絲白髮，也不至於皺紋深深，但舉手投足之間，多了幾分在世間磨練心志的艱辛。

「還記得教我們中文的老師鍾Sir嗎？」有人忽然想起了什麼，「他幾乎記得每一個學生的生日，他那年給阿陞的生日禮物最特別，給了他好多日本公仔。」阿陞有點懵：「我的確很喜歡日本公仔，但我怎麼不記得是鍾Sir給的？」大家被這個事情激發了興趣，開始你一言我一語：「那個公仔是大大的叮噹！」「那天你都感動得哭了！」「鍾Sir說是專門從東京買來送你的。」……阿陞似乎記起來了，於是也開始讓記憶甦醒：「鍾Sir那天給了我一個很大的擁抱，後來那個日本公仔被我遺忘在巴士上，沒有找回來……」

有人興奮地撥通了鍾Sir的電話，跟他講起今天的聚會、阿陞的生日以及那個日本公仔。大家期待着鍾Sir跟我們一同回憶。熟悉的一把男聲清晰地傳來：「我沒有給阿陞送過公仔，倒是批評他太喜歡公仔不夠男人味。我的確專門從東京買來公仔送給過生日的同學，不過那是另一個女同學……」

其實，記憶的敵人不是時間，而是我們自己。

立體閱讀 經典文學

心窗常開 潘明珠

記得我讀大學時修讀外國文學，起初覺得那是深奧的，曾讀過塞萬提斯原著小說《唐吉訶德》的故事，那時不大欣賞書中那個憧憬着騎士世界的鄉巴老頭，覺得他有點似魯迅筆下的阿Q，只耽於自己的幻想，以為可闖一番事業，但卻一事無成；所以在課上討論時，大多數同學都嘲笑這個人物。

月初聽聞大細路劇團的藝術總監羅松堅排演新劇《多士妹的唐吉訶德》，宣傳上寫着主角「多士妹學唐吉訶德追逐夢想」，我想，作為兒童劇，這不是很大膽的嘗試麼？

唐吉訶德是誰？誰個少年兒童讀懂這西方經典故事人物呢？

希望編劇不會把劇本寫得太深奧吧！

當我親戚的小兒子看到海報中的武士和「多士妹」一起追夢，已深受吸引，嚷着要去看此劇；而看了此劇，我的擔憂一掃而空，我覺得編導非常成功地把一部經典文學，融入孩子的成長故事，並以獨特的舞台表演形式，令孩子們體驗一次很立體的閱讀。在世界閱讀月，以這方式來讀經典真棒啊！

◆《悲慘世界》音樂劇。 作者供圖

此劇首先以皮影劇中劇形式，簡述這經典故事，先聲奪人，且令觀眾對唐吉訶德有所認識。「你是唐吉吉？唐吉德？」

當多士妹把這拗口名字說錯，惹來觀眾哄笑；情節就輕鬆推進；主角多士妹只愛吃多士，自覺沒什麼大志，在追夢的過程她感到徬徨，沒自信，但唐吉訶德以自己的經驗來鼓勵她。二人載歌載舞，主題歌曲歡快悅耳，唱出了人們追夢的心聲，引人共鳴。大細路劇團劇目中的主角，一向戴上獨特的半面具來表演，這是此劇團別具風格的表演特色，此次唐吉訶德的面具造型亦很醒目；而劇中的鬥劍場面、人扮的風車、羊群道具像變臉般，一反過來變成士兵等大道具，都帶來新鮮觀感，看得觀眾津津有味。特別要讚背幕插播出由彼得奧圖演的《武士英魂》原電影珍貴片段和主題曲，聽着令人思考唐吉訶德的追夢精神。

上海中福會兒童藝術劇院的總監蔡金萍老師就曾成功把多部經典文學改編上舞台，如《悲慘世界》，以擬人化動物角色演繹成孩子看得投入之劇目，音樂劇琅琅上口的唱詞和絢麗的服裝，加上多媒體科技元素令舞台演出更加亮麗，創意令人耳目一新。希望香港的兒童劇團將來亦會作出更多新嘗試，給經典文學賦予新的活力，讓小朋友有機會於劇場上得到美好的立體閱讀體驗。

有種病叫「身在福中不知福」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最近有很大的感觸，原來人世間有種不幸名叫「身在福中不知福」，更大的傷感是，知道有種病會讓人「身在福中不知福」！

年逾90歲獨居的老親戚，經常向我哭訴：「外傭姐姐沒飯給我吃、沒菜沒湯，幾十歲了還要受這苦實在淒涼……」她有說不盡的怨懟。

事實上我在她家安裝有錄像，常透過手機看望她的情況，外傭也每餐飯拍照即時傳送給我，外傭照顧得她很妥貼了。

我勸說：「你無兒無女丈夫已逝，在港沒什麼親人，晚年住公屋社署交租，免醫療費，有津貼金生活，有外傭全天候照顧，你是十分幸福的了，理應開心啊！把外傭視為女兒般對待吧，自己有兒女的也不一定能如此貼身地照顧自己啊。這樣的晚年不是很美滿嗎？」

可她就是聽不明感受不到，主人下人的觀念充斥腦袋，在這等思維下，她總是痛苦不堪，這不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嗎？類似的例子，我也聽過很多，有些人兒孫滿堂，對長輩孝順遷就，長輩卻訴說諸多不幸，甚至鬱鬱而終。是付出者的不幸？是當事人的不幸！明明自己福氣滿滿的，沒有去樂在其中，更以此福為苦！

回說老親戚，她在妹妹突然離世後，就無人跟她聊天關懷，疫情少外出，竟弄出個思覺失調來。我對此症陌生，幸好看了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就是講腦退化等症狀，原來當事人眼所看的、耳所聽的、對周遭環境所認知的，常會脫離現實。例如女兒跟他說話，他可能看到的是死去的兒子、護老院職員或任何他曾見過的人。在安老院他們以為在家；看到物品的顏色和形狀都會改變，會誤以為物品被換了或被偷了，故此常處於惶恐不安之中，易和家人對立。

疾病也會讓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如果家中老人開始在認知上出現問題，並開始諸多投訴，我提議你去看看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以及相類的電影和報道，去了解他們所見所想。

頂流

網人網事 狸美美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所謂的「流量密碼」正在悄悄進行第二次轉型。第一次轉型，是從熱點新聞事件轉到娛樂明星八卦，但隨着內娛明星紛紛塌房翻車，「優質偶像」挨個形象破產，受眾的注意力和媒體的導向都再次轉移到更安全的領域——如今，內地互聯網的流量密碼是各種擅長賣萌的動物，而大熊貓則無疑是「頂流」。

是的，國人可能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對熊貓狂熱過。

舉個「栗子」，熊貓界一線女明星、頂流中的頂流——花花（和花），憑一己之力幾乎讓大半個中國為之傾倒。牠所居住的成都大熊貓繁育基地每天早上7點半開門，但剛6點多就會有花粉來排隊甚至打起蛇餅，無他，只為了能第一時間飛奔過去看花花——是真的飛奔，網上有圖有真相。

據說還有不少外地網友特意開車去成都看花花，半夜到了也不住酒店，就直接睡車裏等大清早排隊搶位置。各種社媒平台隨手一搜就是海量的花花貼，從360度無死角的研究到人山人海圍觀的壯闊場面，那人氣旺得，讓真人明星們，不管幾線，都羨慕嫉妒恨。

不止如此，最新報道說，連四川都沒離開過的花花卻已聲名遠播火出了國門，其中另一個愛貓成魔的國家——日本——的民眾最是煎熬，一方面被花花的飯糰身材完全征服，一方面又擔心花花會成為自己心頭肉香香——旅日大熊貓——的「對手」。雖然內心戲是豐富了一點，但小狸卻非常理解，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再舉個「栗子」，前一陣因「虐待疑雲」而成為頂流的旅美大熊貓YY，終於來到了歸國倒計時。4月8日這一天，YY居住的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動物園為牠舉辦了一個規模盛大的歡送會，參與人數達到了500人，甚至還有專業武術隊表演，向YY鄭重又隆重地道別。而更令人驚嘆的，是在大洋彼岸、在YY的故鄉，竟然有數以百萬計的「娘家人」在線觀看了這場歡送派對，大有為YY站台撐場的架勢，有趣又暖心。

此外，4月8日同一天，法國人收到了一個讓他們非常開心的消息——陪同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的法國博瓦爾動物園園長，成功與中國簽訂了其園中兩隻旅法熊貓的續租條約，即原本2022年就該約滿返華的大熊貓歡歡和圓仔，可以繼續旅居法國到2027年。園長高興得像個孩子，面對媒體，更歡快表示，2027年是「最短期限」，「如果我們與中國的關係一直像現在這樣好，到期之後牠們沒理由不繼續留下來。」

這讓小狸忽然想起大熊貓的歷史。熊貓自古被視為「義獸」，因為牠雖有利齒卻只啃竹子，不傷其它動物，也沒啥野心，於是就被古人賦予了「和解、建立友好關係」的象徵。古代打仗有兩面旗，老虎旗一舉是督戰，熊貓旗一舉是求和。熊貓確實是響噹噹的「和平使者」。

今時今日，大熊貓成為流量密碼，其實又何嘗不是另一種調和呢！

閒話客家人吃飯

百家廊 江全鳳

為了謀生，辛苦奔波，勞勞碌碌，客家話說賺食；日子過得好不好，叫有冇（無）食雜；人去世了，說不吃飯了。顧況要是客家人，他會對前來投謁的白居易這樣說：「去轉去轉，長安唔（不）好賺食！」看完「野火燒不盡」，讚賞：「有介（gai這樣）的功夫，隨便賺得到來食。」人生的過程與結果，核心就是食，直指過去客家人生活的本質。話語何止是工具，簡直就是族群集體無意識的顯露，遮掩不了。現在的奶奶追着孩子餵飯，一餐飯得餵個把鐘頭，吃飯事大啊。我也特理解現在孩子不愛吃飯，自己一個人，怎麼吃得下飯啊！那時，吃飯，是群體活動。

到了飯點，哪座土樓門邊的碓床、門檻石鼓、門前的長石板長木板上都坐滿了端着各色飯碗的人，擠不下了，還有端碗站着的。並非家裏沒有餐桌，家家灶間擺着一張八仙桌，平時吃飯，過節敬神；有些人家除了灶間，還有一間地腳做吃飯間，兼待客喝茶聊天。飯菜好了，端上桌，逢年過節一家人——連女人孩子才上桌圍坐着吃飯。閒時下落，只有阿公阿爸端坐在上首，女人煮好飯菜還得忙活洗衣服餵奶餵豬。孩子們不愛上桌，上桌吃飯規矩多：不許說話，碗筷要怎麼拿……大人田裏幹活，孩子上學或屋邊拔草放牛趕鴨，吃飯時，大人才能逮着孩子教訓教訓。牛踩人菜地啦，打了上圓寨女孩，偷摘溪背樓人李子，大大小小婁子總有幾件。打了飯，扒拉些菜，趁阿公開口前溜走。樓門口笑鬧聲一陣高過一陣，怎能錯過！

圓土樓四方樓的大小門洞是風口，乾淨敞亮蚊蟲少，是歇涼的好去處。孩子們多圍着孩子頭坐在一起，嘴巴沒歇，吃着飯說着話；手也沒閒，一手拿飯碗，一手掏出口袋的五子上下翻飛玩起來。要是樓裏張嘴就是古和氣愛說笑的大人也在，孩子們就端着飯碗或坐或站圍着承口水。要回去添飯了，叫小夥伴：「幫我位置佔着！」回來見位置坐了人，大人就罷了，要是同齡人，得罵句「大人起來，小人繼位」。邊吃邊玩，當然有摔碎碗的時候，父母罵：「飯碗都顧不好，拿你頭殼來挖個碗！」物貴人賤，家家的飯碗湯勺都鏨着名字呢。擠在一起吃飯，也有吵起來打起來的，起因無非是口水噴到飯碗啦腳太臭啦……大人也會吵架，幹活時我在這山看到你家的牛在那溝吃番薯，吃飯時當面抱怨，又翻出前年你家的豬還拱人白菜呢……人多，很快被勸開了。

自己吵架是悲催的，不論輸贏，回家都得挨罵。圍觀大人吵架，卻是樂趣，天天高高在上評判我們對錯的大人也會吵架！大興壩在村頭，溪小坎高，四角樓高低錯落夾溝相鄰。正吃着飯，鄰樓傳來兩大人的喊聲，急促憤怒，吵架了。接着加入第3人拖長的聲音，勸架的。孩子哭了。更多人加入，聲音更密集嘈雜。遠望樹木掩映，只看到鄰樓露出一角的泥牆黑瓦，大家議論是誰的聲音，吵什麼，誰無理誰沒臉，真是鮮活的三觀教育。

午飯時，賣蘿蔔籽賣麥芽糖補砂鍋閹雞閹豬的也來走樓串戶，來了，碓床坐下，家什擺開，聊上了。孩子們端着飯碗圍上去。吃完晚飯，幹了一天活，累了，門口涼爽好玩，空碗拿在手上，遲遲不想起身送回家去。天涼了，樓門口風大，便窩在誰家灶前，添柴鏟灰，等着結了鍋巴的番薯，番薯結了鍋巴，溢出糖汁，又甜又酥。

大家一起吃飯倒不是互通有無共用菜式。米不夠，都吃番薯絲飯。上半年雨水多，蔬菜難種，是菜荒時節，家家都是小半缸的炆筍炆芥菜頭。鹹菜酸菜梅菜，蒸煮炒，換着吃。其實，都是芥菜醃製的，乾濕鹹淡不一而已。也許，正是因為渡菜荒，永定的梅菜乾才做得好，在閩西八大乾中排上號。有時不湊巧，我從你家勺一碗頭酸菜，下一墟還你一碗頭鹹菜，也是有的。供銷社買的叫商品菜，海瓜子豆腐乳煎鹹魚很下飯，兩三粒海瓜子澆點湯可配一餐飯，整塊鹹魚吃完了，再吃碎末末，都很香。花生黃豆可待客了。五月節前後，四季豆茄子瓜熟了，菜的花樣才多起來。誰家媽媽坐月子，省下雞頭給孩子吃，大人再三交代，呆在自家房間吃。你端出去，別的孩子猴着，你得分給人家啊。不願意分，你就在家吃完。所以，大傢伙食相差無幾，都吃炆菜頭、都吃葫蘆瓜、都吃豬嬤菜。阿公阿婆掌勺的，酸菜炆筍、四季豆煮酸菜、酸菜煮茄子……離了酸菜，煮不出菜來。我們樓裏，東侄兒和阿銀小小年紀就站在鍋台邊，同樣的食材，變出新花樣。四季豆，切成薄片，炒一炒，更入味。番薯切成薄片，加鹽炒了也是一個菜。下雨天，不用田裏幹活，芋頭蒸熟和上木薯粉做成結菇粄，那是享受。煮好了，先端一碗上樓給我家腿腳不便的阿婆嘗嘗。阿婆感激不已，說自己躺床上，不知吃了鄰居孩子多少好吃的。

前年，遇上一堂堡小伙，學體育的，說起怎樣驅車2小時摘霜打的芥菜，怎樣做泡腰片，眉飛色舞。我很好奇他哪來的好廚藝，說是自小父母進城打工，他帶着兩個妹妹在老家上學，妹妹小，都是他煮飯，煎個蛋，得加些木薯粉設法變得多些，3個人吃啊！他舉杯總結：「我是熱愛生活的！」我們都是熱愛生活的啊，粗茶淡飯吃得多姿多彩。

弱者

信而有征 劉征

《存在主義咖啡館》在第303頁介紹了讓熱內的一部頗具爭議的小說《葬禮儀式》。故事的背景發生在酣戰的1944年，就在德軍行將毀滅令人十分歡欣鼓舞的時刻，熱內卻選擇讓他的主人公投敵。這簡直令人難於理解。即便不從冠冕堂皇的正義的角度去尋找理由，它也完全不符合一個普通法國人的自然情感——明明在二戰當中，法國因不敵德國曾備受欺凌，熱內卻讓這個傷害了法國的希特勒政權獲得他筆下人物的幫助。尤其不可思議的是，這幫助還恰好選在德國就要戰敗的時候。要知道，在此之前，這位主人公一直是一位英勇的法蘭西鬥士。現在，他卻背叛自己的祖國，僅僅是因為作者熱內的心中有一個同情弱者的這個最樸素的情感認知。當法國處於劣勢的時候，他就可憐法國。當德國處於劣勢，他就開始同情起德國來。

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當中曾經提到過同樣的情感，小說當中有位女傭弗朗索瓦茲，作者說她會為一個遠在東方的不知名的弱小國家而落淚，卻不肯好好善待她周圍的鄰居。說到底，除了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事之外，人普遍有同情弱者的傾向。熱內甚至比普魯斯特更極端，在他筆下，無論自己是否受到了傷害，似乎都不影響去可憐那個即將落敗的敵人，甚至說上一句：「他也不容易，況且當時的情況下他也沒有別的選擇。」於是這個之前作惡的人在他的彌留時刻就獲得了寬宥。

這樣的情節簡直不勝枚舉，在任何一部通俗的文學作品或劇集電影當中，文學家或編劇總喜歡安排一個行將就木、其言也善的瀕死場面，這個將死之人在他彌留之際用盡渾身的力量，做出了俯身向前的動作，並且艱難地說出一些懺悔的話，此刻他深知自己以前的罪惡，終於幡然悔悟了。

這樣的情節屢屢出現，還總能打動我們。因為這悔悟代表了善的勝利，一種光明而溫暖的、擁有希望的人性在這悔悟當中被凸顯了。並且，這個角色形象的翻轉，甚至還在戲劇上達到了一種客觀效果，它推翻了一個固定人物的形象，使此人變得似是而非，就連劇情本身似乎也因為這位死者的悔悟而增添了一些深度、複雜性，尤其在這當中最具蒼涼的部分是也許我們不得不承認命運的存在。也就是說，惡人所犯下的惡也許在當時的情境之下並無可厚非，或者，他僅僅是跟隨了自己的性情。甚至於，連他自己也許都有可能是一個犧牲者。

可是，這個原諒，在它發自受害者的時候，這其中的情感並不僅僅是欣慰二字所能囊括的。它實際上還代表着一筆勾銷，就好像面對最大的反派，我們應給予他最後的尊重。其實，這其中或許有一種連受害者本人都沒有意識到的慕強心理。緬懷一個由強變弱的人，不是同情弱者，而是對過去的強大的恭維和緬懷。因為那些配角，那些曾被默默犧牲掉的人，那些甚至沒有交代就再也不出現的人，他們的被欺辱是無人關心的。

所以，惡是不可原諒的。當我們在不斷提倡境遇當中的人，並把境遇當成理由，你會發現人甚至可以原諒最不可原諒的事。然而，假如我們相信這個世界有類似於死亡這樣不可逆轉和改變的事，我們就應當相信善惡的存在，去討論它，頌揚那些可讚美的，拒絕原諒那些不可原諒的，使一切是它所是。